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26
9 Octo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6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

法拉赫先生（吉布提）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153/A

上午10点20分开会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先生讲话

主席：今天上午大会将听取赞比亚共和国总统、非洲统一组织主席肯尼思·卡翁达先生的讲话。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欢迎赞比亚共和国总统、非洲统一组织主席肯尼思·卡翁达先生阁下到联合国来，并邀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卡翁达总统：弗罗林大使，我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和赞比亚同所有发言的一样祝贺你当之无愧地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我要以此向你保证非洲的会员国将给予合作，同时我也要表明，我们极为赞赏你的前任孟加拉国外长乔杜里先生所作的工作

此外，我也要祝贺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尔先生对联合国的杰出和出色的领导。同时，我也非常荣幸地表明，我们十分感谢他出席了于1987年7月27日至29日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统组织第二十三届首脑会议并为之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当然希望能够代表非洲带来轻松愉快的信息，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本届会议是在国际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方面军备竞赛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经常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局势的温床。

非洲对此深表关切。因此，我们希望本届会议能够帮助寻求办法解决这个世界所面临许多问题中的某些问题。我们坚信，只要有集体和一致的努力，就能够实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致力于联合国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同其他会员国一道共同分担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一年多之前，大会在第十三届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了《1986—1990联

联合国争取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这一行动纲领是非洲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争取非洲的经济复苏的一个独特的构架。非洲各国政府和首脑深信应当认真地开始这样一项任务，而且不能失败，他们于1985年集体地通过了《1986—1990非洲争取经济复苏的优先方案》，并且保证在执行这一方案的过程中承担主要的责任。

国际社会通过了联合国的行动纲领，这就表明国际社会批准非洲的优先方案，承认有必要创造一个提供更多支持的国际经济环境，而且保证尽一切力量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支持非洲发展的主动行动。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保证在国家的范围内尊重非洲优先方案所提出的优先项目，继续大力地寻求适当的政策改革，并且充分地调动国内资源以促进联合国行动方案的顺利执行。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在执行非洲优先方案方面已经迈开了很大的步伐，重新调整我们经济项目的先后顺序。我们已经开始了并不轻松的经济改革和调整，并且采取了稳定的措施，这样做经常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并且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在许多国家里，这种风险已经威胁到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有一些国家面临持续或再度出现的干旱问题和紧迫局势、再此面临复苏和发展所急需的有限的民族资源被耗尽的危险情况下进行的。

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继续推行的侵略、政治和经济破坏政策挫败了南部非洲地区复苏和发展的努力。这些政策使人们付出了高昂的财政和人的代价，彻底破坏了经济复苏和发展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和平、稳定和安全。

但尽管面临着庞大的困难和代价，非洲表现出并将表现出它对联合国经济复苏方案承担的坚定不移的义务。对我们非洲人来说，该方案的执行不仅事关生存，而是对复苏和发展的挑战；我们决心生存下去，获得增长。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方案的通过已经近一年半过去了，尽管在某些领域采取了有限的主动行动，但国际社会总的反应远远没有达到方案的要求。国际社会辜负了它为复苏承担的义务。

我们面前这份秘书长关于进展情况的全面和出色报告中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我们
对局势的估价。许多杰出的非洲和其他地区决策者、国际组织、联合国和非政府间
组织的专家和代表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倡导下，他们与非
洲统一组织和非洲开发银行合作，在尼日利亚举行了国际会议。这些决策者、专
家和其他人士着手估价阿布加声明中所说的非洲复苏和发展的机会；本届会议已经
有了阿布加声明这份文件。确实，其他主要的国际组织和许多西方政府也同样作出
了这一估价。

除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没有能够作出充
分的反应之外，外部的经济环境也进一步恶化。仅仅是在1985年至1986
年这一年期间，由于商品价格崩溃，非洲的出口收入损失了高达一百九十亿美元。
1986年，贸易条件恶化了28%，出口购买力下降了30%。债务和偿债问题
严重程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到1986年底，非洲的债务高达二千亿美元，占
国内总收入54%，几乎是出口收入的440%。偿债和出口的比例超过了50%，
而且在许多国家内甚至更高。安排好的偿债付款超过了一百五十亿美元。这种
局势十分危急，迫使许多国家不得不完全停止付款。将于1987年11月30
日至12月1日举行的非统组织特别首脑会议将具体地讨论这一问题。

出口收入剧烈下降和庞大的偿债付款使得宝贵的财政资源从非洲流出，而这些
资源本来可以用于促进经济复苏。非洲国家承诺，只要商品价格保持稳定，它们
将利用国内资源向《1986—1990非洲争取经济复苏的优先方案》提供63%
的资金，以稳定和确保由此获得的收益和家庭收入。但有关保持商品价格稳定的
假设在联合国行动纲领通过的头一年就落了空。国际社会为改善和减轻外部环
境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行动微乎其微。

看不出为稳定非洲国家主要关心的商品出口收入采取了什么措施；也没有以任
何有意义的方法为对付难以管理的债务和偿债负担采取有效的手段。更为糟糕的
是，预想中的增加向非洲的资金流动没有付诸实现。流向非洲的资源不但比不上

流出非洲的资源，反而还陷于停滞。流向非洲的资源总额1986年一直是一百亿美元，但其实际价值却低于1985年的水平。仅仅是在1986年，由于出口收入下降和偿债付款等资源向外转移，非洲损失了近三百四十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纯收入资源流进却只能补偿这一损失的一半多一点。

因此，清楚的是，非洲在所有方面遭到失败，以至人们不禁要问：国际社会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方案中所作的承诺以及共同负责和互利的精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一精神没有变成具体行动？

除其他事项以外，本届联大应该估价我们共同的承诺履行了多少，并清楚地说明在方案剩下的时间内需要作些什么，如果想要使方案得到成功实施的话。

尽管在行动方案中没有使用“契约”这个词，但可以说，以非洲和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诺和共同责任为基础的这一新的伙伴关系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非洲发展和前进的契约。它还象征着恢复对支持非洲方面进行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功效的信任。

当然，我们非洲人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必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必须继续进行国内政策的改革，继续努力不断地改进经济管理，并且还要把精力集中在所有通过的优先项目上以便给我们的经济结构带来必要的变化，进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发展，以及加强非洲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在说了这些话之后，我也要讲，如果不真正地改善外部经济环境和没有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这些努力，不管如何坚持不懈地进行，将是无效的，这一点千真万确，并需要得到十分清楚的强调。除非找到有效地解决债务和商品问题的方法，除非在足以能够补偿非洲外流的资金以及考虑到有意义的、积极的人均增长率的水平上的资金流动能够得到保证，否则实现非洲复苏和发展的前景将变得十分暗淡，非洲大陆将永远是长期危机带来的难以预测的变化和苦难的受害者。

外部对非洲的支持这一问题并不象我们当中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主要归于道

义原因。情况不是这样。确凿的证据清楚地表明，非洲资金大规模外流这一反常现象目前正在发生。必须通过那种也考虑到增长要求的资金流入来停止和扭转这种外流。

然而，一些捐款国和债权国政府为提出各种各样的债务免除措施和特别援助方案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并对此表示感激。这些措施包括通过巴黎俱乐部以更加宽松的条件重新安排付款期限和通过伦敦俱乐部重新安排私人商业债务付款期限。一些捐款国也免除了一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其他债务。

我们也欢迎最近在威尼斯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即应该考虑对那些正在进行调整的非洲国家的现有的债务实行较低的利率的可能性，并应该特别在巴黎俱乐部就延长还债期和宽限期达成协议。

多边机构也采取了一些主动，以便增加对非洲援助的数量。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开发协会提供了达一百二十四亿美元的补充资金，并决定将其中45%的资金拨给撒哈拉以南非洲。

也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建议从1988年1月1日起在特别提款权中将用于调整贷款业务的资金增加三倍达到九十亿美元，以便向面临特别的国际收支问题的穷国提供特别支持。

然而，尽管这些努力是值得欣赏的，但它们只是部分地解决眼下问题的途径，并且与非洲的要求相差很远。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包括解决债务和商品问题和大大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一揽子计划。这项一揽子计划应包括将所有官方发展援助债务转变成增款，大大降低和削减商业债务利率，并将这些债务和到期的还债支付和优惠条件下的三十至四十年偿还的长期贷款合并，允许有十年的宽限期。

由此形成的偿还债务的要求，必须充分符合非洲国家支付的能力，并首先要充分考虑到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需求。

我们必须找到解决非洲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欠的不断上升的债务的办法。目前，出现了一种大量净资金从非洲流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估计，1986年从非洲净流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达到九亿六千多万美元。这种情况是不可取、不公正和不合理的。我们应当保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在长期基础上重新安排非洲偿还其欠债的时间以及债务偿还义务。

解决非洲商品问题的紧迫需要已得到最大的强调。出口产品收入的大幅度下降以及非洲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不仅挫伤了增加出口值的一切努力，而且还使非洲经济失去了一项主要投资来源。

我们应当把国际社会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行动纲领1986—1990中所提出的要求变成具体行动。

“同时考虑到非洲各国的特殊利益，紧急处理商品问题……包括提高非洲国家加工、销售、分销和运输出口商品的能力”。（第S-13/2号决议，附件第17(b)(ii)段）

在合理有利的价格上支持和稳定对非洲具有主要利益的商品收入，是采取具体行动的重要领域。在这方面，非洲经济委员会最近的提案——也得到第七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审议——建议扩大援助国参加这些问题与体系，以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援助国加入进来，这一提案应得到特别注意。这一揽子计划除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外，必须保证在足以补偿任何外转资金以及满足基本水平的持续增长的要求的基础上使优惠资金流向非洲。

在这一水平之上，每年还需要向《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方案》提供91亿美元的外部资金。优先方案要求以外的非洲发展纲领的要求规模更大。

国际社会必须承担起责任，以认真解决非洲的问题，并提供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持久的解决办法。由于几个主要国家的反对，开始具体行动的努力没有产生结果。

我以人类的名义和国际声援的名义呼吁这几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携起手来，使国际社会能够充分执行我们共同的非洲经济复兴方案。

环境问题是全体人类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非洲国家高度重视这一全球问题的紧迫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欢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已提交给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三届例行首脑会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委员会认为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北方或城市的问题，

“但贫穷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我向大会推荐这一报告，同时我要感谢委员会主席、挪威的首相，感谢她来到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二十三届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上讲话。

非洲大陆上的政治局势也并不比经济情况好。西撒哈拉继续成为冲突的地区。非统组织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实现停火和公民投票而正在作的努力。我们真诚呼吁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双方支持秘书长的努力。非统组织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力量提供援助。

利比亚和乍得之间的争端尚未解决，但我们正在非统组织的范围内在各国之间进行磋商以争取找到解决该问题的持久办法。

特设委员会上个月在卢萨卡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它在继续努力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不要采取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

南部非洲的局势动荡不定，每况愈下，根源在于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局势继续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谴责了种族隔离，并正确地把它宣布为反人类的罪行。人们多次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取消这一极为残酷的种族歧视制度，但却毫无结果。实际上，种族隔离政权反而加强了它的镇压机器，更为野蛮地实施种族隔离。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特别拒绝取消紧急状态，并继续通过审查制度压制新闻界。

南非对独立的邻国的侵略加剧了。此外，它通过其所控制的反政府匪徒和雇佣军，例如在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在安哥拉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不断加强它对前线国家的颠覆活动。这些匪帮根本不能自称是这些国家人民的代表，更谈不到它们的事业有什么正义之处。它们的标志是谋杀、掠夺、肆意破坏和暴力。

就在最近，南非资助的匪帮再次犯下可怕的罪行，在莫桑比克的胡缅和其他地方冷酷地屠杀了数百名无辜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匪徒的罪恶行径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以及无法想象的苦难，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肉体和心理创伤。仅在莫桑比克，便有无数儿童因此而死亡。成千上万人不得不逃离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造成了这一地区无力应付的规模巨大的难民问题。

就在我在大会发言之时，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匪徒的支持下，正在侵略安哥拉。在我来此之前的几分钟，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表明，由于安哥拉爱国力量即将攻陷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匪徒的所谓总部，在安哥拉的种族主义部队实际上已经亲自出马。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邪恶部队目前完全控制了安哥拉南部的战争局势。简言之，它们已经实际上悍然侵入了安哥拉。这里已不需要任何伪装。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试图在前线国家建立班图斯坦式政府的蓄意行动。

当然，种族主义者最终不会取得成功。但是他们在所有那些年青人的心中留下了何等深重的痛苦，这些年青人本是人类的前途，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亲眼看到了二十世纪里这一野蛮政权的暴行。

南非对邻国的颠覆不仅意在使这些国家成为班图斯坦，而且还要压迫它们放弃对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完全不明白，这场斗争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它是南非被压迫人民自行开展的斗争，并且必将取得胜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种族主义政权愿意和平地取消种族隔离。但是，正象黑夜过去必然是白天一样，种族隔离必将遭到摧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种可能，

而在于何时和如何来结束种族隔离。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可能，而在于何时和如何来结束种族隔离。

因此，我们希望重申我们以前曾经表明观点：鉴于南部非洲的局势，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是结束种族隔离的——或许应当说，相对而言——唯一可行的和平手段。为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必须指出，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组织已经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国际社会如果不能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必然会导致难以想象的流血和破坏。

我们不能相信南非谎称的改革，因为正如议会的闹剧所表明的那样，种族隔离是改造不了的。

另外，正如1986年5月只有白人参加的选举厚颜无耻地公开宣称的那样，该种族主义政权对通过谈判消除种族隔离既无诚意也不愿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复我们对主要西方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发出的呼吁，呼吁这些对该种族主义政权有足够影响力的国家参加对该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努力。

在没有这种制裁的情况下，只有靠南非大多数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暴力才能够消除种族隔离。应当对该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使它们放弃罪恶的种族主义制度，不再禁止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它政治党派和组织，解除紧急状态，释放尼尔森·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并且同被压迫人民的真正代表进行谈判，以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的政府。

纳米比亚对本组织来说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是又一场悲剧。全球一致认为南非正在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领土。国际法院、安理会及大会已经重申了这一全球性的观点。为了消除阻碍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批准的联合国计划的重重障碍，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外交努力甚至资金。世界在焦虑地等待着该决议的执行。由于将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联系起来所造成的僵局使1978年曾经存在的那股势头已经全部消失了。

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联合国大会本身以及安理会始终认为联系方案同纳米

比亚问题是毫不相干的。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立即正视其责任，使联合国秘书长能够开始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前线国家和其他该地区的独立国家以使它们能够抵挡得住南非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活动。我还呼吁增加对种族隔离受害者的人道主义的援助，特别是对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

使我们深为惊愕的是，尽管和平共处的原则已作为联合国的基础被人们接受，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他们各自的集团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这是军备竞赛的主要动力，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在一个每年有成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上，我们的良知怎能允许我们每年为军备花费一万亿美元呢？现有的武器库已经足以多次毁灭这个世界，我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获取越来越多的核武器并使其越来越完善，这有什么意义呢？在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我们怎能平安生活呢？因为即使我们不使用核武器也无法确保安全。

当然，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而且确实还要靠成百万已经死于或继续死于饥饿、营养不良或疾病的人们——来制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以使我们能够将在这一进程中省下来的资源用于更有意义地维护生命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呼吁赋有特殊责任的两个超级大国认真、紧迫地进行谈判，达成一项导致全面彻底裁军的安排。

因此，赞比亚及整个非洲都感到十分欣慰和高兴，欢迎最近两个超级大国宣布就消除所有中短程核导弹达成一项原则协议，以便缔结一项中程核导弹条约。毫无疑问，全人类在这一历史时刻都为这项成就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这一原则协议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在经过长期、困难的谈判之后表现出的耐心、负责任和远见。因此，我们衷心祝贺里根总统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然而，我们知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更大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库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呼吁美国和苏联继续努力，消除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和化

学武器，并大大削减常规军备，以保证双方及整个世界的安全。

中东仍然是充满冲突的地区。巴勒斯坦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且现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黎巴嫩及黎巴嫩人民。但是，也存在着一线希望——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实现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非统组织支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并呼吁以色列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性机会重建和平并为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重建安全的边界。

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这次会议，才能彻底解决该地区的所有问题。这样，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和人民将努力使这次会议取得成果。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进入了第八个年头。两个国家都遭受了沉重的人力

和财产损失。海湾地区外来势力的集结加剧了这场战争扩散到目前冲突以外的可能性。这场冲突可能进一步扩散，吞食邻国，并威胁该地区石油的输出。非洲统一组织对这场战争及其造成的危险后果感到不安。我们认为，必须结束这场战争。因此，我们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598(1987)号决议。也许，该决议没有能够充分满足所有有关各方的要求，使它为真正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据我们所知，伊拉克已经接受该决议。因此，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伊朗也这样做。

中美洲局势同样使我们感到不安。只有使该地区各国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实现那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充分支持该地区五国总统最近签署的危地马拉协定。我们希望，这将为解决所有未决问题奠定基础。

其它地区也存在着紧张局势。我这里指的是阿富汗、塞浦路斯、柬埔寨和朝鲜半岛。外国部队在所有这些地区的存在使得这些领土上的人民很难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和平。我们同全人类一道，要求这些国家能够获得决定自己未来的机会。

联合国仍然是解决国际冲突最为重要的多边机构。它为跨越各类意识形态和

其他人类偏见提供了辩论的场所。它是团结的因素。必须维护联合国。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和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刚刚作的重要发言。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先生在陪伴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范利埃罗普先生（努瓦阿图）：主席先生，我荣幸地向你担任第四十二届大会主席职务表示祝贺和瓦努阿图政府和人民的良好祝愿。你的一致当选即表示对你个人的赞扬，也表明你所代表的国家所受到的尊敬。我们还十分高兴地感谢你的前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乔杜里先生，他干练地主持了第四十一届大会。

此外，我们也要赞扬秘书长不懈的努力。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以及整个秘书处的工作使我们所有人感到骄傲。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约瑟夫·维·里德大使作为主管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加入他的队伍。他的任务相当重，但是，所有知道他的人都相信他能够胜任这一任务。

在赞比亚总统、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卡翁达博士后面发言是一项殊荣，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责任。卡翁达总统口才雄辩，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在这一机构的讲坛上接着他发言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作为那些珍视人类最高理想的人的发言人在历史上的形象非常高大。他的发言不仅代表了赞比亚人民和非洲大陆人民，也代表了所有对联合国抱有信念的人。

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总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也是一种少有的特权。今天的这一荣誉更加巨大，这一特权也更加不可多得，因为卡翁达总统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透彻的发言。我们象其他人一样，赞扬他的明智、他的献身精神和他的敏感。我们赞同他给一个理想世界所勾划的图景：在这一世界中，人性能够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

卡翁达总统今天在这里生动地证明，通过讲话或文字来进行交流的能力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有时，这种能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得到赞赏或正确的使用。

那些由于其经济或军事力量而可以对许多其它人生杀予夺的国家往往并不感到需要倾听我们这些不掌握巨大财富、强大军队或巨大舰队的国家的讲话。即使它们听的时候也往往机械地听，用耳朵听，而不是用心来听。它们往往无法注意到针对它们而发的那些尖锐感人的内容。

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走上这一讲台，站在世界各国面前，为纳米比亚的独立、为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和为巴勒斯坦人的普遍尊严和正义而申述。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请求给予中美洲人民和东南亚人民正义与和平。一个又一个发言者呼吁结束军备竞赛，结束世界各地幼小儿童经常做的核恶梦。如果倾听了这些话，注意了这些话，它们就能起到几乎是魔术般的作用。

语言就象魔术。它能将人带到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方或另外一个空间。它能表达人类所有的经历与感情：仁慈与贪婪，宽容与愤怒，屈辱与傲慢，希望与绝望，爱与恨。语言可以是启蒙开智的工具。语言可以促发、鼓舞并推动倾听者采取行动，或可使他们变得冷漠、厌倦并无所作为。

语言可以开启心智，也可以关闭心智。语言可以开扩眼界，也可以限制眼界。它可以使我们接近，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分开。语言比任何人类所知的军事武器更有潜力。人们知道，它曾使暴君发抖，使专制垮台。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害怕书面的或口头的语言就如害怕其它任何东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十八与十九世纪西半球的奴隶主将在他们的枷锁之下的人学习读书和写字定为非法并禁止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流。这就是为什么在早就过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甚至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一些家长拼命地使他们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惜一切努力来窒息这一国家最英勇的儿女们的声

音。

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多少代勇敢的人进行请求、请愿、游行和鼓动，要求得到受教育权和发言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寻求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象一位著名的莫桑比克诗人所说的，“……象清风吹进每家每户，象灼热的火烬炙烤着人民的心灵……”。

在所有的语言中，最起作用的是坦率、诚挚的语言。以故的阿米尔卡·卡夫拉尔曾在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独立非洲党内鼓励他的同事们不要向人民群众隐瞒任何东西，不要撒谎，不要轻谈胜利。这一劝告适用于二十二年前为两个西非小国的自由而斗争的人，适用于今天我们这些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人。

真理是威力强大的武器。事实上，只要那些给饥饿者提供食物的人，那些给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的人，那些治病救人、教育文盲的人，那些结束毫无意义的暴力并全面帮着建立更公平世界的人掌握了它，它便是这些人最强有力的武器。

在所有这些领域，国际社会都不能够轻易取得胜利。所有这些目标都不可能轻易实现。然而，值得为此努力、为之奋斗的东西很少是容易得到的。如果我们认为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太天真了。

仅仅用语言，不管多么美丽的语言，都不足以解决联合国议程上的许多问题。如果语言就足够了，纳米比亚就会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巴勒斯坦就会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就会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代表南非就座于这个大会堂。

如果仅有语言就足够了，塞浦路斯问题、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就不会再在我们的议程上出现。如果仅有语言就足够了，西撒哈拉人民、东帝汶和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就已被允许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但是语言，不管其多么雄辩，多么真实，多么有力，多么意义深长或多么用心良好，总是不够的。也许永远不够。十九世纪反对奴隶制运动的领袖和伟大的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道：

“如果不要求，权力就不会放弃任何东西。它以前没有放弃过，将来也绝不会。找出任何民族会无声地服从的东西，你就找到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非正义与不公正的确切程度，在受到语言或拳头、或两者加在一起的抵抗之前，这种非正义与不公正还将继续下去。”

每年大会通过一长串决议。将这些决议的文字放在一起，就构成人类所知的最崇高的思想和理论的一部分。远远不够崇高的是，当我们离开这个大会堂时，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缺乏决心，现在是实施我们的集体决定的时候了。

仅仅谴责种族隔离是不够的。不与之进行斗争，它是不会消失的。斗争将延续多久及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何取决于那些将种族隔离强加于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人。我们其它人必须真正地支持那些与种族隔离斗争的人，我们的价值观念应不同于执行这一繁琐信条的人的价值观念以及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的价值观念。

我们应该接受的价值观念应该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真正的同一性。应该在所有时候、所有地方接受这些价值观念，而不是仅在世界刚好在观看或倾听的时候才接受这些价值观念。

对地球一个角落的已知的罪恶保持沉默或不采取行动可以被认为是接受地球其它角落的其它罪恶。有人凭一个人的种族、宗教、性别、语言或经济地位，就要给人家一个二等或三等地位，对这样的人国际社会应不惜代价、始终如一和不懈地与之敌。

在军事科学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座右铭，即在与敌对力量交战时，务必获得和坚守较高的地势。在人类为确定我们星球未来命运而进行的道义交火中，我们也应当运用这一座右铭，夺取和坚守“较高”的地势。

任何一个本身是奴隶的人都不应当希望成为奴隶主。任何知道遭受歧视痛苦的人都不应对他人歧视。任何曾身为受害者的人决不应希望使他人成为自己的受

害者。

一些以前的殖民地未能理解其他人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合法斗争，这使我们深为痛苦。当入侵的国家本身曾经为殖民地，本来可以帮助邻国人民在恢复自己特点的道路上尝试迈出最初几步时，非殖化进程终止的现象就更为不幸了。瓦努阿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基于我们自己的是非区分，而不是他人认为便利、权宜或保险的看法或既成事实。

因此，瓦努阿图希望，西撒哈拉人民和东帝汶人民以及处于类似状况之中的其他人民也将被允许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一样，具有神圣的权利。如果人们对他们说“旅店没有空房”，那么我们之中就没有谁可以对自己的房间感到安全。

遍布每一角落的社会团体之间的争端这一不幸的画面也同样使我们感到悲痛。我们无需一一列举名字、日期或地点。大家对此已经十分伤心地熟悉。

这种社会团体之间的争端大部分产生于共有的殖民历史。有些早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前就存在，是持续几百年的敌对造成的结果。弄清问题的根源有助于解决问题。不幸的是，那些煽动者总是要利用和操纵现存的社会矛盾，谋取私利，将他人送上毁灭的道路。

我们国际社会必须在道义上坚守较高的地势。我们应当正视这些社会矛盾并努力加以解决。如何着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通过自己的行动向他人表明我们希望建立哪一种世界。

我们认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受害者所具有的尊严为世界其他人民提供了楷模。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坚定不移地拒绝接受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价值准则，一贯以此占据较高的地势。我们对他们对未来的看法抱有极大的信念。他们为自己的人民进行斗争，对象是一种制度，而不是其他的人。

为确保这一星球的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向他们学习，停止自相残杀，停止

残杀他人的后代。我们决不应接受那些没有道德的政权所具有的没有信誉的价值准则。我们决不应成为他人的代理人，那些人十分喜欢引诱性地在我们耳边切切私语，告诉我们其他的种族集团或其他人如何不好，以此使我们分裂。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不幸的战争是代表了那种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矛盾的冲突。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瓦努阿图对这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感到震惊。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敌对问题上，瓦努阿图从未支持哪一方，现在也不会这样做。我们认为双方都是朋友。然而，人们必须要问，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国向其邻国发动战争时，同时也对自己公开宣称的价值准则、对自己的人民和文明社会的其他部分发动了战争？

我们对这一悲剧提出的问题并没有答案。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仅仅呼吁冲突双方表现出风度和理智。我们请冲突双方努力以理服人，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某些解决办法。不要制造胜利者或失败者，只需创造和平。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经济后果使我们看到了最近结束的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会议的重要性。尽管这次会议取得的结果并不完全让人满意，但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是在我们所有人必须共同走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地走上这一条路或其他任何道路。

人们已花了很多篇幅讨论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经济局势。对于其他处于类似状况之中的国家已经充分表明的问题，我们这次不打算进一步加以阐述。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当发展中国家希望修建公路、港口设施、机场、通信网、学校、保健站或一个国家的基本设施的其他部分时，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财政困难。可是，当发展中国家希望购买武器时，总是可以做出信贷方面的安排。不论这个国家是如何贫穷或如何弱小，不论其其他的需要如何，不论这个国家的军队如何无法运用某些装备，情况都是如此。

有些人似乎将销售武器的业务同外交的艺术混为一谈。对这些人而言，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途径就是推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此获得

的朋友往往要比由此失去的朋友少得多。

美国和苏联最近就拆除中程导弹达成的原则协议是积极的一步，尽管这也是尝试性的一步。当然，还需要解决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因此，拟议之中的这两个国家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议是另一个值得欢迎的迹象。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举行这一会议时将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祷告和希望。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前景意识着更好的国际气氛。

这两个伟大国家学会共同生存，这一榜样使整个世界感到鼓舞。伊朗和伊拉克肯定也能象美国和苏联一样找到许多共同点。

在经过多年艰苦和痛苦的战斗之后，在世界另一地区现在似乎也存在着共同点。五个中美洲国家总统最近签订的协议是积极的步骤，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充满麻烦的地区的各国人民也许最终会享受到和平，会拥有毫不恐惧地寻求正义的机会。

在这方面，瓦努阿图也同其他国家一道，呼吁伯利兹和危地马拉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承认中美洲所有六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尊严与领土完整，这是促进该地区人民的和平共处与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在世界各地中，最要求遵守人类尊严基本准则的莫过于中东。尽管人们说了很多，做了很多，但事实依然是在这一地区基本的矛盾、基本问题和基本的错误仍然是有计划地剥夺巴勒斯坦人民人道的做法。为了建立以色列国而牺牲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希望和未来。

现在，邻近的黎巴嫩的未来充满了疑问。黎巴嫩儿童们的梦想也被牺牲了。世人难道期望该地区的人民会无限度地忍受痛苦吗？这一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加长久地使国际社会感到困扰和痛苦。多年来，双方都出现过许多英雄和坏蛋。确实，哪一方都不是纯而又纯的，但是，同样，双方都必须向对方伸出手来。今天，无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同早些时候试图否认该组织所代表的人民的存在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是一个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出现的问题。因此，这也是我们必须帮助解决的问题。通过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关于召开这个会议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我们是开始解决问题的。

威廉·莎士比亚曾经十分亲切地说，“过去的一切是一个开场白”（暴风雨第二幕，（第一场））。我们认为解决列入联合国议事日程的许多议程项目要求我们面向未来，而不是做过去的俘虏。今天，联合国给人类提供了一个避免犯下许多过去错误的机会。

然而，我们和莎士比亚一样认识到，为了真正理解一些现在问题的性质，以及现在世界舞台上一些主要演员的动机，我们还必须对过去有所了解。在这方面，我们遗憾的注意到，有些人，特别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似乎生活在遥远的过去，它们不能理解历史的教训。

南非实行奴役制度的条件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最近几年，这些条件在形式上有所改进，但在实质上没有任何改进。因此，南非仍然基本上是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国家，而这种现象曾经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其它国家。

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部分是由于二十世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促进因素曾经是而且继续是那些只不过是愿俯首贴耳的南非人民所进行的努力。

种族隔离制度、奴隶制、殖民时期的黑人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屠杀以及其他种族灭绝的行为，都是有史以来对人类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种族隔离制度并不总是和奴役制联系起来讨论。然而，由于许多原因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

出于商业目的贩运人类，常被称作是跨越大西洋的贩卖奴隶——以及鲜为人知的在南太平洋贩卖奴隶，受到了普遍谴责，人们谴责贩卖奴隶的罪恶性质以及所带来的恐怖。这种罪恶的做法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并破坏了整个整个的社会。贩卖奴隶把许多家庭强行拆散，而贩卖奴隶最终变成了殖民主义的起源。贩卖奴隶带来

的人类苦难的深度和广度是无法计算的。同样，由于贩运人口，由绑架者、劫持者、恶棍和恐怖主义分子积累起来的财富也是不可估量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忘记这些事了。毫无疑问，另一些人到愿意忘掉历史上这一重要篇章。

我们今天提这些事并不是出于怀恨在心。我们心中没有积怨，也不打算进行反控诉。我们只是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个国家都能牢记并理解过去，从而我们将更好的理解南非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在比勒陀利亚的人道主义的敌人的性质，并认识到国际社会战胜这一敌人所必须做的是什么。

南非还没有接受历史教训。因此，世界其他国家必须加倍努力把这些教训的信息传达给南非。我们必须变成比我们现在更为称职的历史的解说员和教员。

尽管处在足以考验圣人的耐心的环境和条件下，纳尔逊·曼德拉保持了前面所提到的较高道德水准。他和他的同事们给他们的监禁者上了一堂非常重要的课。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和许多他的人民比那些把他们关进监狱的人更为自由，这些人胆怯地监视着一个觉醒了的整个民族。我们希望，在大会本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将和曼德拉先生站在一起，不会再有人为他的监禁者进行辩护和加以保护。

那些贩运麻醉药品的人和现在统治南非的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把物质财富的价值看得高于人的生命价值和道德尊严。两者都兜售一种愚蠢的存在形式的幻梦。两者以不同的方式，推行的不过是现代奴隶制。两者应该得到国际社会最坚决的一致行动，以便把它们从人类历史中消灭。

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默罕穆德博士干练的主持下，于今年七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瓦努阿图高兴地注意到，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区、没有一个人没有接触到或免于遭受药品滥用的灾祸，以及药品贩运者所带来的祸害。然而，任何国家，甚至我们中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都不能认为自己在解决这个对文明最大挑战方面做得已经足够了。我们周围到处可以找到对这一事

实的大量证明。

恐怖主义还威胁着要吞没整个文明。某些象前一个世纪奴隶贩子和海盗一样，劫持或惨忍贩卖人口的人搞的是恐怖主义，那些半夜里身穿官员制服，练就了一身酷行术的人在政府允许和支持下进行的活动同样是一种恐怖主义。同样，把全人类置于核武库真实威胁之下是一种恐怖主义，而那些用更常规的杀人武器进行盲目的暴力行为也是在搞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战术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这里无一例外，也没有限定的条件。一个人既然用了罪犯的战术，也就成了罪犯。

一个组织或者一个运动的价值，和一个人的价值一样，是由这个组织和这个运动是如何生存及其在多大程度上重视生命——所有人的生命来决定的。无论被重视的生命是属于黑人的、白人的、褐色人种或黄种人的；无论这个生命是属于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无论这个生命是健全人的或残疾人的；无论这个生命是属于富人的或是穷人，情况都是如此。

我们现在谈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本来希望不应该谈的问题。在联合国诞生以来四十二年里，在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七年以后的今天，联合国不应该仍然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或新喀里多尼亚问题。

尽管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还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障碍，但是，对于纳米比亚人民是否有权保留自己的特性和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问题似乎不应该再有任何疑问。既是南非明天把大量白人运进纳米比亚，其中许多是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并从邻国运来大量人员以使纳米比亚人民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的话，任何人也不应该对于纳米比亚有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提出疑问。南非牢固地拖延这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但是南非在现在这个阶段，是不可能改写历史的。

在新喀里多尼亚，管理国正试图通过一项人口统计上的安排，来欺骗殖民地人民和国际社会。这个管理国故意采取了鼓舞人们到新喀里多尼亚移民的行动，成功地使该领土的当地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少数民族——尽管在数量上仍然是人

数最多的社区。

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是否让这个殖民大国的这些行动来挫败殖民地人民的合法理想以及破坏联合国的决定呢？人之常情、道德观、《宪章》和联合国的许多声明都清楚地表明回答应该是不让。

瓦努阿图政府愿再一次表明，瓦努阿图不是和法国人民或政府吵架。这些祝愿是真诚而认真的。然而，我们对法国的祝愿绝不是以牺牲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和其他领土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这些领土的资源也许正在使一些法国人垂涎三尺。

瓦努阿图是新喀里多尼亚的最近邻国。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和新喀里多尼亚一样的殖民历史的国家，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许只能被那些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国家人民所理解。

去年，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我们和其他南太平洋国家对我们在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上受到的支持感到满意。使我们进一步感到高兴的是，今天，新喀里多尼亚的殖民地人民，在重新获得其永远不放弃的利益的斗争，继续得到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支持。

我们还感到满意的是，去年十二月，大会做出决定，将新喀里多尼亚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代表团也许记得在做出决定的日子里特别是在进行表决那天的大会气氛。代表团也许还记得一些提到的问题，以及它们是怎样被提到的。

有些人得知新喀里多尼亚是法国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问题不属于联合国讨论的范围。有些人得知，第41/41A号决议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二十四国委员会反正要审议这一问题的。还有一些人得知，南太平洋国家对法国怀有不合理的敌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干些什么。在上面所提到的不可信的东西中，最后一点是最不可信的。

回顾以往，人们一定会不理解，如果法国确信新喀里多尼亚是它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仅仅在几星期以前，它还就该领土的未来进行其所说的公民投票呢？我们

甚至无需提出诸如新喀里多尼亚是如何并且何时成为法国的“一部分”的问题。我们要把该问题放到另外的时候提出。

人们一定还会不理解，如果第 41/41A 号决议如此不必要，那么为什么法国仍未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规定的要求，发布这一消息呢？基于法国去年提出的论点，人们会猜测，法国为什么准备与二十四国委员会进行合作。相反，唯一传来的消息说法国外交部长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大会的讲话中所做的极为不精确的陈述。

出于对外交部长的应有的尊重，我们不认为公民投票是一种自觉的有效的行为，因为，这种公民投票没有给予人们接受的联合国的原则和做法以应有的尊重，殖民地人民抵制整个投票进程，这就说明我们以上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并且已预见到了。法国人愿意终究是法国人。我们本来不指望任何东西。那些不是法国人的居民，大多数都没有投票。

法国现在是否正建议在其占领的其他地方进行同样的投票呢？例如，这种公民投票能使戈兰高地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吗？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是否可以允许南非略施骗术而对纳米比亚的大部分地区提出权利要求呢？按照似乎相同的道理，我们现在是否准备同意法国对马约特提出的要求呢？将来，我们是否会同意任何大国——仅仅由于其人民在数量上，特别是军事上大大超出一个更小的，人口相对稀少的土地的人民——而对这一土地做出要求呢？

只有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在本世纪早些时候联合国诞生之前人们才这样做。难道我们希望重蹈覆辙吗？法国现在对世界所说的情况违反了逻辑和联合国的先例，与目前人们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相距甚远，并且也很危险的背离了人们接受的非殖民化做法。

此外，我们不同意外交部长的话，即，在公民投票期间，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很平静，没有出现争端”。（A/42/PV.8, P.36）通过电视摄像机，使人看到在将要开始投票的几个星期里局面是多么“平静”。我们和别人

一样高兴，因为没有出现更多的暴力。然而，我们把这些归应于卡纳克人的忍耐和极为有效的控制着殖民地人口的法国军队的令人生危的存在。法国军队干的很漂亮。

现在，我们国际社会，面临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遵循我们既定的原则做法。我们必须继续忠实于我们的《宪章》和我们自己的历史。

正是为了这样做，二十四国委员会才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该草案是全面的，语调是缓和的。我们希望成员国能支持这一草案，以便依旧忠实于联合国本身鲜明的价值。我们只是要求联合国能够起到通常的作用。难道这还不合理吗？法国是这一机构的重要一员。它在安全理事会任常任理事国，并在其他方面在联合国内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法国应率先在形式和内容上尊重这一世界机构所做的决议。公正对待新喀里多尼亚已被殖民化的人们，只能提高，而不是削弱，法国的威望和荣誉。

我们要继续作出这种呼吁，直到法国不仅听到，而且记在心上。如果这一呼吁被忽视，我们将继续努力，直到它被人们注意。任何东西都不能劝使瓦努阿图放弃这一事业，除非卡纳克人民自己说这已不再是他们的事业。

在敦促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瓦努阿图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没有任何可隐藏东西，也得不到什么，我们只要知道联合国仍是《宪章》所揭示的组织就行了。

法拉赫先生(吉布提)：主席先生，我很高兴衷心的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你当选出任这一崇高职位是你具有老练外交家的品质的最好的证明。我相信，你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将保证我们的审议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将不遗余力的对你完成你的任务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我也很高兴的向你的前任，孟加拉国的乔杜里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感激，他在履行其上届大会会议主席的职责时，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献身精神。

我也特别高兴的赞赏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赞扬他在推动国家间合作和谅解方面所做的不懈的努力。

非洲的经济状况已变得很惊人。这种局势尤其表现为国内总产值的减少，出口收入的下降，收入降低，以及人口的高增长率。当非洲国家特别需要资本与执行其复兴计划时，我们正看到资本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许多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面临着严重阻碍它们发展的债务问题。在保健、卫生、教育和住房等领域中社会服务的短缺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不断感到忧虑的问题。干旱的悲剧性后果也由于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民而变得更加严重。

所有这些因素都破坏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并损害了非洲于1985年通过《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计划》和大会于1986年通过《1980—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之后进行的经济改革。为发展项目增加投资的前景更加暗淡。

为解决这种经济局势，非洲国家已经执行了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我们深信，国际社会将会支持非洲的复兴和经济发展计划，因为非洲经济必须取得更高的增长率，才能使非洲扭转目前的趋势和克服其不发达状况。

毫无疑问，非洲国家必须按照《拉各斯行动计划和最后文件》促进改善它们经济和社会状况所必需的所有领域里的区域间合作。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乌干达和吉布提——已经协同努力对付干旱与其他有关自然灾害的有害影响，并且已经建立了干旱与发展政府间管理局。这些国家已经通过了一项为加强它们的国家和区域与干旱影响作斗争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具体部门的方案和有明确规定的项目提供资金的行动计划。我们认为，只有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完全支持之下这些方案才能够取得成功。

我要告诉大会，干旱与发展政府间管理局于1987年3月在吉布提举行了第一次认捐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捐款国、联合国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认识到管理局在根据《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计划》向它们提供协调的方

案与项目时已经作了认真的工作。国际社会表示了对这些有关粮食安全、水资源、防止沙漠化、农业研究和基础结构的项目的兴趣。

我借此机会衷心地感谢当干旱与发展政府间管理局成员国正努力动员必要的财政、物资和技术资源的困难时刻曾经做出贡献和提供援助的所有会员国、机构和组织。

非洲之角国家一直努力促进区域合作。我们相信，建立区域政府间组织将帮助创造有利于忍让和睦邻关系的条件，从而使我们能够发展贸易和文化交往中的真正的合作。这种合作能够帮助建立相互信任的气氛，促进本区域各国人民的福利。

吉布提共和国位于世界最干燥的区域之一。降雨量稀少和其他不利的气候条件继续成为发展与粮食自给自足方面的主要障碍。农业与畜牧业的低产量使得吉布提成为一个净进口国，以极高的价格进口当地消费所需的几乎所有的食品。

主要由于供电的高昂代价，工业几乎不存在。吉布提政府极为优先重视能够成为可行的工业发展基础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探索开发地热能，我们相信有足够的地热能来满足我国近期内能源需要的相当大的部分。但是，开发地热能需要技术、资金投入与合格的专业人员，但是我们目前还缺乏这些条件。

然而，必须继续发展与扩大目前成为我国经济基础的服务部门。但是，把这一部门维持在可行的水平上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训练劳动力和大量的财政支援。

除了这些困难之外，吉布提共和国还必须处理由于外债、通货膨胀和失业等几个不利因素造成的危险的财政和经济局势。最近一次干旱的后果以及大量难民的存在对国家预算构成了沉重的负担。

鉴于这些经济和社会困难，我国政府希望，会员国与国际机构与组织将会向吉布提提供支持其各项努力和使它成功地执行其发展计划所需要的援助。

中东的局势仍然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令人担忧的威胁。正在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以色列不断地蔑视国际公众舆论和拒绝宣布用武力夺取领土是不能允许的

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宪章》的条款与国际法的原则。以色列认为，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公正与持久的和平，而是扩张与夺取领土，损害其邻国，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以色列从建立以来一直以行动表明，它将不会放弃犹太复国主义者确立的扩张主义目标。自从1947年11月29日通过的大会第181(II)号决议建立以色列国以来，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屠杀平民，包括妇女与儿童，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大量外逃。因此，恐怖主义在我们的时代被引进中东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从1948年以来，以色列的侵略行动已经引起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几次武装冲突。

巴勒斯坦问题处于中东冲突的核心。不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就找不到解决方法。非斯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强调了这一关键的事实。国际社会多次指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色列完全无条件地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出是中东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基本内容。根据大会第38/58C号决议应当在联合国赞助下举行，并由各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是实现中东公正与持久和平的最适当的讲坛。

我们赞扬秘书长为加速会议的筹备工作所做的不懈努力，并希望他将克服他的倡议所遇到的所有障碍。

以色列干涉黎巴嫩，无端地屠杀平民、破坏财产，使得黎巴嫩已经遭受国内冲突严重打击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一步恶化。在建立所谓“缓冲地带”的借口下，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阻碍黎巴嫩国家统一和重建的进程。我们呼吁联合国保证安全理事会第509(1982)号决议得到实施，协助黎巴嫩恢复对整个黎巴嫩领土的主权，以便开始重建和恢复的艰巨任务。

南非政府不顾联合国、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决议，以便世界公众舆论，继续对黑人多数实行暴力、恫吓和屠杀，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然而，南非实行恐

怖、警察的残暴行动和暴力只能进一步加强那些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人们的决心。

我们表示深切关注，寻求非洲黑人多数政治、经济和社会解放问题解决办法的谈判进程缺乏进展，同时，种族隔离政权镇压南非人民的暴行却在继续进行。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迫使种族隔离政权进行谈判的唯一途径是施加国际协调一致的具体压力，立即实行全面制裁措施。只要种族隔离制度没有彻底解除和摧毁，那一地区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宁。一切可能制止那一政权压迫性机器的国际努力都必须得到所有热爱和平国家的支持。国际行动还必须支持南非多数结束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铲除比勒陀利亚压迫性政策的努力。

南非不顾联合国决议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拒不承认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要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只要它们继续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和奴役纳米比亚人民，只要种族隔离制度为了少数人和它们的外国同盟者的利益继续掠夺纳米比亚领土丰富的自然和矿物资源，那一地区的和平就面临危险。

种族隔离势力的暴力行径已经超出了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边界。事实上几个月前，赞比亚国家首脑、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谈到了那一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多次侵犯独立的前线国家，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制造动乱。鉴于这种情况，前线国家需要得到恰当的政治、物质和财政支持，以便抵御南非反复的袭击。

寻求纳米比亚问题政治解决的任何谈判都应该首先实行全面停火，随后由南非占领军从那一领土立即、无条件地撤走，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批准的联合国方案，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435（1978）号决议是寻求纳米比亚和平独立解决办法的真正基础。

国际社会在对付南非侵略中给纳米比亚人民一切必要的援助，使他们能够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争取自由和独立正义斗争的胜利。

伊朗和伊拉克两个穆斯林邻国之间的一场破坏性冲突已经进行了七年多。根

据某些估计，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一百万人的伤亡和难以估计的物资损失。冲突现在已经发展到危险的程度，存在着国际化的威胁。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些事态的发展，采取了1987年7月20日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中的实际措施，争取结束这场冲突。不幸的是，屠杀和破坏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平民中心遭受轰炸，国际船运受到威胁。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加倍努力，采取必要步骤结束这场冲突。一切单边和双边的努力都必须争取两国间实现真正和平。联合国秘书长最近的努力必须得到支持，以便使这两个国家同意在1987年7月20日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我们高度赞赏伊拉克对寻求谈判解决冲突所作的积极响应。

非统组织国家首脑特设委员会争取乍得问题解决的调解努力应该得到支持。我们必须支持可能导致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国际社会必须给乍得人民和政府重建努力提供种种援助。

将近八年来，阿富汗人民遭受外国武装部队占领的痛苦，几百万阿富汗人被迫流亡，逃避屠杀。这种局势需要根据《宪章》原则和各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义务基础上得到紧迫的政治解决。国际社会要求外国军队撤走的反复呼吁至今没有得到重视。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解脱阿富汗人民的痛苦，保证外国军队撤走，使阿富汗人民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自从外国武装干涉和占领民主柬埔寨以来，东南亚成了另一个紧张地区。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公正而正直的办法，保证外国军队全部撤走，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使柬埔寨能够享有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地位。

在朝鲜半岛，自五十年代初冲突开始以来，其局势一直是紧张的根源。减缓紧张的唯一途径是创造必要条件，让南北朝鲜人民进行对话，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以便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已经日益变得必不可少的世界之中。我们满意地看到，联合国积极鼓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建立一个正义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联合国促进最广泛的理解与合作。联合国必须加倍努力，以找出办法，消除赤贫、饥饿、营养不良与疾病。

在结束发言时，我们表示，坚信联合国能够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我们重申支持联合国所象征的崇高理想，因联合国是寻找办法，在国际关系中实现谅解、容忍与合作的最佳场所。

下午12点30分散会